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九

西史編

天類

曆下

陳蔣山之鳥呼曰奈何周陽武之魚乘空而鬬隋鵲巢薾帳火炎門闕則祥眚呈形亦于何不臻矣唐興高祖起太原之歲填星巍而旅于參參唐星也填星主福作占未嘗居而居其國昌唐以受命武德初有星孛于胃昴間丁亥孛卷舌卷舌讒也蓋建成元吉連後宮構秦王之慝九年夏五月太白晝見六月太

白經天，在秦分。月犯氐，氐天子宿室也。太史傅奕言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示視王，而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死臨湖殿，殿在禁庭中。八年秋八月，有星孛於虛危，上憂甚。學士虞世南進曰：臣聞德政不修，雖麟游鳳儀，猶之無補；政教無闕，雖彗孛何惴焉。願陛下以功高古人而務大，勿以太平日久而自逸，慎終如始，可矣。彗非所憂也。上深納之。九年，熒惑犯軒轅。十年四月，亦如之。六月，有文德皇后之喪。十一年秋，穀洛溢，入洛陽宮，深四尺，宮寺民居溺死者六千人。詔百官極言過失。是歲冬，荊州都督武士彠女

入宮爲才人於是連歲水太白屢晝見占爲女主昌月犯鍵閉守心前星癸酉逆行犯鉤鈐鍵閉鉤鈐鍵閉在房南咸閤主防微謹內心前星子象也是歲太子承乾廢當是時民間傳秘讖籍籍言唐三世後女主武王當代有天下矣上深惡之密以問太史令淳風曰秘記所云信有諸淳風對曰有之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唐子孫多受其禍殆其信也上曰朕欲索疑似者盡殺之則何如對曰不可爲也天之所命誰能違之王者不死徒多殺不辜不祥且自今以往三十

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脫得而殺之夫更生壯者肆其讐毒則禍益大矣上默然而止高宗永徽初晉州地數震侍中張行成曰天陽地陰臣將恐有女謁用事大臣陰謀之變且晉陛下本所封國也大異數發願深慎圖慮以防其萌五年春三月召太宗才人武氏入內爲昭儀夏帝在萬年宮夜大水上遽出乘高避儀水入寢殿中漂溺三千人六年七月乙亥歲星守尾己丑熒惑入輿鬼八月犯軒轅是歲皇后王氏廢死立昭儀武氏爲皇后太尉無忌中書令來濟柳奭侍中韓瑗死焉於是高宗之世且

赤無光(咸亨元年二月)日濛濛有濁色如赭(咸亨上元永淳連歲春)三朝之旦、月見西方、(儀鳳二年正月)太白晝見經天、(龍朔元年六月永隆元年五月)月犯軒轅大星(乾封三年正月)熒惑數犯太微、(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年四月)犯房心、(上元元年正月)犯鉤鈴、(儀鳳二年八月)而軒轅權數有變、大風落太廟鴟尾、洛水毀天津橋、二及河溢水、

央、不、可、勝、數、也、武、后、稱、帝、革、命、為、淫、縱、與、土、木、開、邊、所、誅、夷、諸、王、大、臣、百、千、人、二、十、年、間、日、赤、如、赭(文明元年二月長安四年五月)月、過、望、不、虧、者、三、月、掩、軒、轅、大、星、者、二、(垂拱元年十二月二年三月)月、熒、惑、太、白、辰、星、犯、軒、轅、者、六、辰、星、犯、冢、宰、星、辰、廷、尉、東、非、法、令、也、太、白、鎮、星、犯、天、關、各、一、

天關主邊熒惑犯五諸侯（長安二年）五諸侯外侯王也有星如半月見西方（光宅元年九月）有流星入北斗魁河洛溢明堂火而侍御史來俊臣逢上意爲苛酷其家井水忽赤如血井中夜有號咷聲俊臣以木塞之水忽自投十步外無何俊臣族其後日食而既而后遷上陽宮當是時三月雪宰相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爭之曰三月雪爲瑞雪將臘月雷爲瑞雷乎不聽既入賀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爲災此異也爲驗刑之應豈得爲瑞今賀者皆面諛非忠臣后默然爲罷朔時又有獻三足牛

者宰相復入賀求禮颺言曰物反常為妖此鼎足非人政教不行之象后為愀然已中宗復辟而韋后與武三思比而亂政河南北大水洛陽尉宋務光上疏曰竊見自夏巳來水氣勃戾天下郡國多罹其災去月二十七日洛水暴溢漂損百姓按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自陛下光臨寶極有年矣而郊廟遲留不稱殷薦山川寂寞未議懷柔暴水之災殆其為此臣又按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氣盛滿則水泉逆溢加之虹蜺紛錯暑雨滯淫雖丁

厥時而汨恒度臣恐後庭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于外朝之政者伏願深思陰勝之沴杜絕其萌又自春徂夏牛多疫死浸淫于今謹按五行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或未躬親與顧勤思德容暫勞宵旰為百姓自彊勉毋徒以聲色犬馬為娛樂臣聞日飭修德月飭修刑雨暘或愆貌言為咎要禁之法存乎禮典今屏翳收津豐隆戢響而欲於一坊一市暫閉暫開期以感召皇靈沛降天澤不亦遠乎自數年來水旱空竭戶口減耗陛下不出都邑近觀朝市則以為率土之人既富且康不知閭閻

百姓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丁壯盡於邉塞孤孀轉於溝壑猛吏淫威奮其洸潰急征橫斂上黷天和民可悲也夫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僞不止欲侔至治豈不難哉俾良牧樹風賢宰垂化及夫媚戚之閒謗議所集積疑成患馮寵生災如武三思等誠宜輒其機務授以燕閑乳保之愛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媟瀆此方今之急務也疏奏不省而中宗崩於秋韋后誅之夕星四隕如雨太平公主干政主家并溢彗星出西方入太微公主欲因以其閒傾平王使臺官入言於睿宗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又帝座及心

前星皆以變當有以圖其應睿宗聞之顩慨然曰傳德避災吾志决矣遂下制傳位太子是爲玄宗而天下復安三年山東蝗民以爲天災不敢殺拜祭之相姚崇遣御史分道督州縣捕瘞議者以爲蝗多不可盡徙勞民崇曰河南北之人流亡且盡豈可坐視不營救乎縱除之不盡猶勝養以貽患或以爲殺蝗多宜且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於人之饑而死乎卒捕之七年夏五月日食上素服撤樂减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功相宋璟曰陛下勤恤民隱臣等

謫變無狀罪萬姦抑臣閹日食脩德月食脩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以脩德也非慮囚所及也語曰君子恥言浮於行願推誠致行。毋爲數下制書其後武惠妃幸而洛穀伊汝水溢博河決復爲女禍之徵楊妃寵而星孛紫微開元二十六年三月日暈五重天寶三年正月伊洛及支川皆溢月有虹氣如垂帶安祿山入朝還鎭之歲夏五月熒惑守心占王去其宮六月日食不盡如鉤其明年十二月日食歲在東井而玄宗幸蜀楊妃死於亂先是關中以水旱相繼民饑流上憂雨復傷稼相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

害、上以爲然、扶風守房琯言所部水災甚、國忠怒、使
御史推之、於是天下無敢有復言災者、肅宗即位于
靈武、而内寵張良娣、建寧王以譖死、外嬖李輔國、太
上皇遷西内、當是之時、日食三、既至德元年十月乾元二年二月上元二年七月白虹貫日、乾元三年、彗再見、長數丈、歷昴畢至
參東井軒轅、四年正月、月掩心前星、占爲太子憂、六
月入南斗魁中、明年二月、月犯心中星、占主命、惡之、
而帝崩、當其時、月與昴相陵掩爲變、而安祿山慶緒
父子、相屠死、建中三年、德宗方勤政、而月掩心中星、
明年朱泚反、陷京師、上跳身奉天、以神策節度李晟

討克之而定方晟之軍渭橋也熒惑守歲人以占爲軍憂已而徙舍賓佐皆入賀晟流涕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何庸知及克長安將卒入賀晟謝之曰曩非相拒也晟聞五星之嬴縮也無常一退舍動色相慶脫復還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諸將謝不及後上頗惑讒晟及渾瑊馬燧等人自危相睦贊臣中州而貞元二年日有黑暈四年日赤如血八年暴風發太廟屋瓦路門鴟十年黃霧四塞日無光熒惑太白相縱犯太微上垣逾十年群臣以微譴逐不復收數恒寒應焉元和初南方旱饑遣使宣尉賑

恤學士絳居易言欲實惠及人無如減租稅賑恤不
必徧也宮人數廣于天和宜簡出諸道横歛克進奉
多方掠良人賣爲奴請禁絶上立從之而雨其後上
惑志於仙服金丹增躁急逓歲月犯心中星熒惑入
南斗逆留者數月大如五升器色赤十五年正月月
復犯心中星是月上暴崩方士柳泌誅穆敬文之世
閹宦勢益盛白虹數貫日月數有變太和四年六月
辛未自昏至夜參半星或大或小畢亂流七年六月
戊子自昏至曙流如之是月月掩心中星七月復然
而熒惑時時逆爲變明年彗見太微月入南斗者五

又明年太白晝見四月大風墮含元殿四鴟尾壞金吾衛舍發城門樓觀巳遂有甘露之變將相大臣夾於兵已而河中奏騶虞見上太息謂度支杜悰曰往李訓鄭注爲亂以甘露瑞何有焉卿在鳳翔不奏白兔殆先覺也悰對曰昔河出圖以畫卦洛出書以敘疇以章道著教故足尚也它草木禽獸毛羽之類何世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季龍暴虐蒼麟白鹿以駕芝蓋亦何益於治亂之數矣上曰善詔諸道祥瑞幷以聞懿宗之世彗出婁長三丈以含譽星賀帝喜宣示中外送史館編錄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

奏𡖖不害稼皆抱荆棘來帝喜宰相帥百官賀僖宗之世星變流如織或大如杯椀自八月巳丑至于丁酉不絕自是兵革荐臻賦斂愈急關中連年水旱州縣不以聞百姓流殍無所訴聚爲盜而王仙芝黃巢輩蜂起矣守縣分裂生民屠戮幾盡歷五代八姓而後巳悲夫當是時世亂史佚月五星互變日有環暈繆紐負背之氣十月中常七八繁不可勝書而背氣尤多歐陽子唐史五行志著論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失聖人之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悖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

為周武王陳禹所傳洪範之書條其事爲九疇考其說爲不相附屬而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以爲皆屬於五行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悉附益有以見其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周顯德中竇學士儼善爲星與盧多遜楊徽之並時爲諫官嘗謂楊盧曰自此以往至丁卯歲五星當聚奎奎爲文章府昌運其始開乎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蓋建隆五年春三月而五星聚奎端拱淳化間連歲旱蝗諸禱雩無應太宗甚憂之謂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翼日雨蝗盡死眞宗咸平初彗出

營室北司天謂應在齊魯分上愀然曰朕以天下爲
家豈直一方哉遣使按諸路逋負畢除之當是時相
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事奏御同列頗目爲細事
不足煩上聽沆曰不然人生冲年當使知四方災異
若民所疾苦庶幾發其懼心即不然他日血氣方剛
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此公
等他日之憂也景德元年春正月京師地震夏六月
月犯昴昴胡星也戊寅犯五車東南星占兵當起七
月熒惑犯氐占天子親征九月契丹入寇上親征渡
河次澶州是月太白犯南斗占外國有使契丹請盟

而退於是星孛于紫微蓋上意稍稍厭怠繼而王欽
若丁謂之倫叅用事矣已欽若逢上封泰山禪社首
以明得意而土木禱祠之事繁謂作封禪祥瑞圖上
之御史崔立言今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
陵大火皆天之所以垂戒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
華貌之異爲上瑞臣竊懼之上爲黙然其後學士趙
以旱蝗悟上謂土木之役所致罷諸營建而雨天聖
初仁宗方幼沖太后臨朝京師大平地忽數尺壞民
舍壓死數百人宰執方晨朝未入旨輟朝首相曾附
中使奏曰今天變甚乃臣等爕理無狀致然其何敢

郎安、順請對陳備禦之道、上召、入於是被殿減膳肆
赦蠲民租諸被水夾若困窮者收賑之、七年夏六月
夜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宮眞宗故所奉天書處
也、太后見大臣而泣曰、先帝竭心力成此宮、今一夕
延燒殆盡、今何以稱遺旨乎、樞副雍中丞曙前對曰
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天降之災、殆意以示警
願除其地罷禱祠以應天於是得不復葺會又宮中
火捕官人屬掖庭獄、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迹殆天戒
當脩德以應天、不當濫及無辜、其後上親政恭仁抑
畏過水旱蝗徙既伏其庭禱以為常嘗以斗行禱太

乙祠晝炎蒸郄蓋不御中夜聞雷起露禱殿階下雨大至不起俟雨霽再拜謝乃升階慶曆中河北赤雪河東地震右正言孫甫上疏言赤雪者赤眚也占爲人君舒緩之應晉武帝怠於政荒宴後宮不及經國遠圖而河陰雨赤雪終致晉亂則舒緩之効也地陰象震陰盛也陰爲臣爲後宮爲四夷而忻州爲趙分今地震六年矣每震輒有聲如雷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即位晉經歲地震其後武昭儀專恣唐祚幾移陛下欲收舒緩之失莫若自柄威福出英斷以懾姦邪欲銷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以杜於萌

漸此應天之實也時上優游寬容賢不肖並進而二
虜跳梁後宮張淑媛頗寵幸故甫諫及之其後京東
兩河地震登萊尤甚知制誥胡宿通陰陽五行災異
之學上疏言明年丁亥歲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午
而極於亥今陰未即伏而陽微不能勝所以震也是
謂龍戰之會占西北二邊不動當必有內盜起河朔
聞宜前爲之備又登萊視京師爲東北少陽之位也
今二州置金沆多聚民鑿山谷者衆陽氣洩耗故陰
乘而動宜禁止以寧地道明年王則反貝州河朔亂
六年夏六月朔日食食四分詔衛群臣以故事賀起

居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而陰雲所蔽至爲近狹今太陽實虧而雲爲之翳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之者矣此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夫日者君之表萬里同景而有食之其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猶可言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寖深不可言也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慝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未之知也若然者宜側身戒懼憂社稷豈顧當賀哉上然之敕百官共修省毋稱賀神宗勵精爲治始即位而日食三朝之會是歲自七月至于十一月京師地震者六河朔旱蝗上避殿減膳

撒樂以爲憂翰林學士王安石爲上言災異皆天數非必人事得失所致富文忠公弼自汝州召相方在道聞之太息曰人君所畏者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此必姦人欲進邪說惑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措其力是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争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天人感應之理以明其大可畏者上之其後相安石柄國者七年災異並作自六年秋七月不雨至七年夏四月終不雨上憂形于色下詔求直言時歲旱饑政苛急東北流民當風沙霾曀中扶攜滿道路羸疾愁苦茹木實草根

以爲活其土著民以青苗助役賦錢急被鎖械負瓦揭木石賣之以償官監安上門鄭俠大痛之乃繪日所見爲圖具疏上閤門却不受乃假稱急密發馬遞上之時方事河湟俠疏言陛下南征北伐邊陲將帥皆有以勝捷之形勢作圖來上者矣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然此非細故也臣奉差監安上門謹按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況於千里之外愁苦之衆未盡見聞者哉如此而望陰陽之調風雨時至難矣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

盡罷今所爲新法者當立雨即不雨乞斬臣以正欺
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入內是夕寢
不能寐翌日命開封府體放免行錢三司體察市易
發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
流散之數諸青苗免役方田並罷凡十八事民讙呼
相賀是日果大雨輔臣入賀帝出俠所進圖狀示之
皆再拜謝始知政罷行之由於是群姦切齒以俠付
御史獄治擅發馬遞罪而呂惠卿鄧綰相與環泣上
前以爲不可罷而新法復行其後王安石入再柄政
而彗見翼軫上憂甚爲減膳避殿求直言安石入對

言、昔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孛占爲主命憂、而帝在位二十有八年、與徃占不合、上曰聞民閒洶洶苦新法也安石對曰顧法善不何如耳、祈寒暑雨、民猶怨咨、法苟不恕、何恤乎人言、上曰曷若并祈寒暑雨無之耶安石語塞意快快退而謝疾上慰勉起之毅四安石乃復出而新法如初、春秋時學不能遠、就重於人、於是乎岐天人於異觀、蓋始有天道遠人道邇之説、然猶兢兢於人道不敢縱赦信所守也然是時鄭鑄刑書、士文伯逆知其必火、以爲火未出而作火鑄刑器、藏爭辟焉、火象之而火可必也、其後荀卿

子乃持論言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曰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之卜筮而後決大事非誠以爲得所求也以文之也君子以爲文細人以爲神異哉所聞紹聖之初有星出東壁西漸流至濁星而沒有星出靈臺北至軒轅而復於是臺官阿意言主權用文士主賢臣得位主天子社稷昌他星變咸以主賑貧主牛馬昌主天子有子孫之喜不則曰主使出外國若外國使至也咸莫敢有言徽宗初元三朝之

旦有赤氣亘天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小人犯君子夷狄竊發之表願深戒豫防而伯雨奪官崇寧中日赤無光日中有黑子彗長竟天旱蝗地震相繼大內掖庭災多焚死者而以日當食不虧賀以日當食不及所食分賀得玉圭玉印賀星出柳色赤黃有尾賀諸草木毛羽之異非常之物則君臣欣然動色相慶以爲嘉瑞而賀也宣和初元龍見京師茶肆中作坊士取食之天大雨七日都城水高十數丈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洚水劇大如此

其甚者也、復奪一官斥外、京師河東陝西地震、遣右司郎中黃潛善行按視、還言地雖震不害、遷戶侍郎、於是彗入紫微垣、長數丈、掩帝座、拂文昌、已出、長竟天、大風霾雲霧四塞、狐升御榻坐、而宋亡、嗟夫、天變不足畏之禍、其極乃至此、夫南宋之亡、天目山崩、元師圍臨安、江潮不溢、厓山之戰、星隕廣南、大如箕、中爆裂為五、既墜地、殷如鳴鼓、一時頃乃止、元興、以百年之運、擅中國、天厭其德、災鉅異劇、順帝在位三十有五年、日食二十有四、天鳴二、彗孛十數、見久至大十三日、長乃竟天、京師地時時震、甚者聲如雷、異者

太廟柱裂頻者歲至數 四月至二三震有星孛于北斗大如月聲如雷雨血二雨氂雨粟雨毛各一鳴雞山以震崩陷爲池方百里霍山崩前三日如雷鳴禽鳥驚散石隕者數里汴河冰五色成文如繪事它州郡山崩地裂河決水溢旱蝗饑疫民流至數十百萬戶太祖高皇帝誕生之夕帝降靈表祥光燭天誠意伯基微時飲杭西湖上見慶雲成龍文起西北諸同遊咸喜詫分韻賦詩歌爲歡基獨縱飲不顧大噱言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後十年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猶全盛客驚走避匿基獨縱飲抵深夜乃

去及上下金陵定括蒼基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非人力也。會遣使來聘基遂諧金陵時時占乾象佐行軍輒效而上在兵間久甚嫻於天文、吳元年秋八月十四日、雷震上所居宮獸吻、又明日雷火備倭戰艦二十一日大風、海舟覆、上怛然念天心華命嚮應之會、而恐倉卒有宪濫無及也、淚省愾手敕戒百官修輔。戊申春正月羣臣表勸進、上屢抑未許、丞相善長等復固請、乃命禮官差日定禮儀、於是上虔肅夜稽首祝天言如臣可爲生民主期日願帝祇來臨、天朗清氣示以靈祝、時京師自歲祇雨雪連日夜晝陰

晦及祭告天宇廓清香霧氤氳上下凝靄獨露中星以戊申月正四日即皇帝位于南郊建國號改元三月辛卯彗出昴北六月大將軍達師次汴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自旦達辰越二日又黑氣起百步不見人從寅至巳閏七月師次通州元主集羣臣會議端明殿門啓而二狐自殿上出走元主憮然太息曰殿安所得狐此天告我也其何可復留遂開建德門捧石妃諸王子北去而王師定大都四年上謂中書省臣言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以表爲國然人情聞禎祥則驕心生聞災異則懼心作驕亂之萌懼福之基

也勅天下諸祥瑞勿奏。其災異卽以聞。匿不聞若聞
不以實者。罪之。七年冬十一月甘露降圜丘羣臣次
詩歌以訟上抑不受曰朕德不逮也、著甘露論示群
臣焉。十年浙西大水勅免民今年田租。上勅侍臣言
治天下者無逸而後可逸朕卽位來常勤勵自克待
旦而朝晡而後還宮夜臥不安席輒被衣起。觀乾象
見一星失次。卽中爲憂惕。圖民事當罷行者。次第條
記之。遲明發罷行實。祗順天命。其何敢卽安。股肱旣
惰元首叢脞。卽百姓何賴焉。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
勤。與卿等共勉之。嘗謂侍臣言吾自起兵來。凡有所

爲。意向纔明。天必垂象示之。兆先見而影響。故常加修省。不敢逸豫也。上常憫旱甚。躬禱祈。勅宮中皆素食。漏未盡數刻。素服徒跣出詣郊壇。設藁露坐。晝曝烈日中弗移。夜不解衣地臥者逹旦。皇后與妃嬪躬執爨雜麻麥藜粟作農家食。皇太子諸王詣齋所敬進之。盡三日而雨大沾洽。群臣請復膳。上太息曰。亢旱爲災。實朕不德所致。雖得雨苗。焦損實多。縱食能甘味乎。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十三年夏五月雷震謹身殿。時丞相胡惟庸等以罪誅。詔天下言朕以菲德托於萬姓之上。恭天勤民十三年于今。寧輙肆

奸擅權朕用誅殛奚及餘黨刑戮之際不無乖上帝
好生之德乃於是月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
焉其大赦天下。免天下民今年田租。得雷斧。每出入
命內官捧以前御朝廷賓案上。得顧聽時儆焉。十五
年春彗星見免南京浙江江西河南山東民田租。十
六年河南大水命親臣督有司賑恤。十八年春二月
初昏五星並見求直言。大獄成秋九月太白經天冬
十月彗星見晝華天下積歲官吏為民害者。十九年
春白虹貫日秋七月三辰晝見頒大誥于天下二十
三年春正月熒惑入南斗丞相李善長暴卒二十四

年夏四月彗出紫微垣。明年皇太子薨。二十六年太白經天。當是時連歲覔藍胡逆黨肅清之命。諸王列侯迭出塞擊胡。先是誠意伯基在括蒼上手書問天象基條答上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振宜弘濟以寛。上下其書史舘編錄。二十七年春上謂國子博士錢宰言朕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奎壁間。是文章之府也。朕甚異焉。今年春黑氣始盡消。文運其有興乎。卿等宜稽古述作。稱朕意。爲禮賜諸儒甚厚。上嘗詔羣臣訪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食祿千五百石。洪武間日食一十有六客星見二白虹貫日七

太白經天熒惑犯南斗五星並見三辰晝見各二彗星入太微彗入紫微彗掃天客晝見各一永樂元年北京山西寧夏地震、侍臣言地震爲兵戈土木之應、上惻然曰、比年兵旅饑饉。民困甚。朕夙夜怛怛于心。圖蘇息之。敢爲土木乎。至兵戈。但當勑邊將嚴爲備戒不虞而已。十一年元日日當食先期禮尚書呂震以日食與朝賀時不相妨、請百官賀如儀、侍郎儀智曰、宜免賀爲當。上顧問翰林諸臣、皆未對、楊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元日食又三朝之旦。於變異尤亟。宋仁宗時、富弼請罷宴徹樂。時相不從、弼爭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已契丹果罷宴而仁宗

大慚今免賀誠當上竟然曰君子愛人以德於是手詔若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虔謹天戒朕旣不德乖於理道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於元旦咎孰甚焉爾羣臣免思輔朕調陰陽弭消災變其朝會勿賀永樂中日食十有五太白出昴一初太祖精乾象時時指示子孫故成祖仁宗悉察於仰觀之事仁宗監國語學士士奇以天文曰宋元儒者皆曉習是不可忽也及卽位刻天元玉曆賜公卿諭之曰天道人事非幷二途有動於此卽應於彼朕少待太祖每教以仰觀朕何敢怠今此書簡以賜卿於是作觀象臺于禁中時時

臨觀。洪熙元年夏四月癸丑星變、占為主命憂、翌日
上御承天門奏事畢、問輔臣夜來星變曾見否、對曰、
未也、上曰、義等三人即見。不必知。士奇當知之。五月
十一日主不豫召輔臣至思善門書勅召皇太子於
南京、次日大漸遺詔傳位太子而崩、宣德五年八月
巳巳朔、日當食雨不見、禮官言當食而雨、與不食同、
請表賀、上不許、勅羣臣曰、古人君所謹。莫重乎天戒
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修德行政。用賢去奸。庶幾可
以回之。傳不云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
見之今陰雨不見。非朕跡於省過而然歟、況陰雨所

鵬引用劉良輔輩以左道惑上。心以齋醮糜國費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戚之門言官瞻望苟且塞責陰盛陽微此災異所由致也疏上人皆爲爟危而廣竟伏誅十一月有熊入西直門兵尚書馬文升請肅武衛以防不虞部郎中何孟春謂當愼火未幾京師數火禮部擬焉九月乾清宮災六年冬湖廣大雨雪浹旬已大雷電風雹霰交作霏霧晝晦雨水冰地坼裂畜東死殆盡鷹饑附人虎窮入市按察使林俊言雨陰象雪雨之陰也大雪連月且廣被又雹皆陰縱之極且雷電不應冬有而有不應雪有而有不應諸郡同有而冑有是陰勝

陽急且甚也木少陰陽勝之而水諸皆陰盛之罰恒寒之應凡此諸異皆政刑失中外戚驕恣小人禍君子夷狄窺中華之兆惟陛下拔本塞源防微漸以制治保邦十三年雲南地　山崩十四年正月元日陝西二十餘城同日地大震人畜壓積死已地裂水湧俊以都御史巡撫具疏言地震異也水湧又異也同日異也元日又大異也何邑特甚尤異也考之前古地震水湧未有如是之異者其近似則漢和帝永平三年為宦閹之應安帝建康元年為內侍之應晉元帝大興元年為柄臣之應光武時武谿蠻反晉武帝

時蘇峻反、仁宗時、元昊反、爲兵禍之應、今北虜聚兵
河北、朔日地震、虜輒以望日犯楡林、兵兆見矣、近國
費日奢、科差日重、民無固志、爲合竊發、他如齊醮之
設、褻天瀆神、南京蘇州織造、工巧繁費、松江大紅布
太細、古謂服妖、糜財勞人、亟當罷止、其諸占役當清、
冗食當汰、供應當省、賞賜當節、儉德當謹、逸欲當戒
倖幸當遠、賢士君子當親、惟陛下留神、兵部尚書馬
文升言、地震之變、歷代有之、未有震於三朝之旦、亦
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非小異也、今海內民困財
竭、武備弛、法令不振、而套虜方張、惟陛下祗畏變

異嚴自尅責、行仁政以康生、民重臺諫、以廣言路、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田、停陝西織造絨褐以蘇民困、幸甚、上皆嘉納、弘治日中食七彗星見二宣府山西南河晝隕星恒星晝見　武宗即位、中官放橫、遂內閣受顧命大臣、下言官獄、而上數數從羣小出微行、元年春三月隕星大如月、夏六月辛酉震郊壇門、七月彗星見參井、井北太白經天、白虹貫日、八月欽天監五官候楊源上疏言、比候得大角及心中星搖動、天旋地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遊畋、罷弓馬、肅號令、毋輕出入、逐寵倖內侍、屏遊逸群小、㧞勞狎節賞、止役、親

元老大臣、召講讀敎勸於詩書、疏下禮部、十月源復疏言、是月二十六日候得連日霾霧交作、是爲蒙爲衆邪冒陽、臣制小人匿權臣不君下叛上之象、意曰大閹瑾、引譬甚切、瑾怒、矯旨廷杖百二十、秋八月、肅皇帝生于興邸、是歲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而源復奏言自正德二年來、占得熒惑入太微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宜思患豫防、瑾持疏不下、召源面斥之曰、尖嘴鸞爾官何官、亦欲爲忠臣耶、矯旨杖錦衣衛、謫戍肅州、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吏尚書楊一清疏五事以諫、一視朝太晏、二郊祀不虔、三創花宇西內、

四調邊兵禁地，五皇莊、皇店及織造所過後，疏上不省。十四年，上既歷覽諸邊，欲遂登大嶽，幸徐揚，抵南京蘇浙，因泝江漢，探武當。寧藩府蓄異志，伺國釁，內外以為憂。於是翰林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同疏入，考功郎夏良勝、儀制郎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疏連入，太醫院高鼇以醫諫疏入。明日，吏部列兵刑各部郎合疏入；又明日，工部、大理寺、行人司各合連名疏入。上大怒，或下詔獄，或謫廷跪。是日霾晝晦，大內海子水溢橋上高四尺，橋下鐵柱七同日折。於是金吾衛指揮張英言天變異甚，駕出

必不測、內狙外脅以次諫、乃能行、諍諫臣俱廷杖責降有差、終武宗之世日食七食之既一星孛于東南頂之横絕為鈎伏雨白毛各一嘉靖三年春正月五星聚營室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少卿樂頀上疏言自古五星之聚不有大祥、必且為大災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改易侯王、王者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家邦、百姓流亡、故五星聚房而周祚昌、聚箕而齊桓霸、漢興聚井、宋興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培栽覆傾、將然甚明、惟天寶聚於尾箕而唐德弗競、旋有祿山之亂、唐業遂衰、則所以應之者失也、皇上聖

德中興五星適聚可不益修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天慶乎簡易寡欲修德之大儉約省費愛民之實伏願陛下克己飭躬勵精而致行之臣職司占候修德應天之實非所能盡言乞延訪文武群臣博求修德愛民之道仍勅中外工修省協贊使皇天永眷又占書言天下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臣愚以爲諸修內攘外爲銷夷狄盜賊之謀者宜豫加之意疏下禮部部尚書毛澄言堯舜授受曰天數在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皇上起自潛邸入承大統逺公私虛耗之後起而救之生理未復重以水旱非常之災

流移轉徙饑莩相望朝廷屢議賑貸而官無可發之廪民無可藉之儲所謂四海困窮者積漸至此則道大投艱亨屯拯溺所付托甚重惟陛下仰稽乾象俯順時宜圖任老成斥逐群小崇敬畏戒逸欲嚴諸一心爲祈天永命之本惟陛下執大中以臨照百官賚四海以永綏天祿詔齋醮祈禳異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啓倖門至於足國裕民之道必先儉約必端好尚必慎差遣必重爵賞必戒興作稍在得已即賜停止務安靜生息以休養於無爲假以數年天與之時人盡其力庶生理復而國用自足應天之實莫大於此

人編類纂卷之一百

經濟編

天類

天文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愼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愼之而有處人之

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恣已而為正

有士正之士不得恣已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恣已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恣已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恣已而爲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恣已而爲正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犓豢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

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爲知天爲知然
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
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
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
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
犓豢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
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
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
故愛楚之人越王食于越四境之內故愛越之人今
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

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

爲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天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抎失社稷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小攻

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

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者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圜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然曰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

燒其祖廟擸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勁拔之不格者則繫操而歸大夫以爲僕圉胥靡婦人以爲舂酋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總處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畱文武之爲正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

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抯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絫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夫之爲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抯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絫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牛馬桃李瓜薑者今

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爲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絫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蕡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蕡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

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文義此豈有異蕡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為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而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為法也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天志

曆

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為上元太初曆到章帝而和旋復疏濶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為四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曆者得開其說而元勘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主於元

遼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曆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

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貞祐三年爲中都行省自外郎中都䧟遂降于蒙古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玄時從征西域以金大明曆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胛以符之然後行

祥瑞

周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

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邪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孔子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霑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終軍濟南人年十八至長安上書言事漢武帝異其文拜謁者給事中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于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終軍對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同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粵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奔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俟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于宇內

矣履泉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
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
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
于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
盛日月之光垂聖恩于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于
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
矣昔周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
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于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
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　定
告元苴白茅于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使著

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金野獸幷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斯拱而俟之耳

宣帝時黃霸代丙吉爲丞相霸材長于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于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

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
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
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
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
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
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
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
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爲淮
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
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

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鼂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鼂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

條教敢挾詐僞以姦名舉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
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尋
甚懈
文宗時杜悰鎮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
見于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
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
獲白兎監軍又欲奏之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
日而斃監軍不悦畫圖獻之及鄭[illegible]代悰奏紫雲見
又獻白雉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illegible]判度支河中奏
騶虞見百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illegible]注皆因瑞以售

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芝眞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疇皆有益于人故足尚也至于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季龍暴虐得蒼麟白鹿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爲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謂宰相曰時和歲豐是爲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于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遂詔諸道有瑞皆勿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祠饗受朝奏祥瑞皆停

災異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于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得福反為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闕刑法弛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于朝意朝亡乎武丁恐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順天時得禍反為福

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周靈王時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污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

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
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
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逸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
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
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
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
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
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
山決汩九川陂障九澤封殖九藪汩越九原宅居九
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

災燀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名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皆亾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閒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湮替隸圉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

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徹、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于天地、而順于時、動和于民神、而儀于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啟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雝者嘗焉、佐鬭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禍、詩曰、四牡騤騤、旟旐

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民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

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爲隷下夷于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享民之勲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宫以徼亂民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

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亾王之爲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于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

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元倉子曰水陰沴也陰于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于國政類德人事類盈楚以爲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宋大水魯莊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浡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

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曰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

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司爟火火險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

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于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古火曰其桓僖乎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于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

不爲祥反爲禍

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内萬國驩于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于下天應報于上周

頌曰降福穰穰又曰貽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强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弑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

六地震五山林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氷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艸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侯其師于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

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
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
並進今賢否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
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
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
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
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
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
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于朝羽
翼陰附者衆輻湊于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

是以日月無光霜雪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

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瀌瀌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于魯李斯與叔孫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

曰渙汗其大號令如汗汗一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于民閒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于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易曰飛龍

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

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
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
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
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
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
條其所以不宜宜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成帝時星孛
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劉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
不能已復上奏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
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
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

星出于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乃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招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

去就豈不昭昭然哉　劉向條災異封事
哀帝時息夫躬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于河鼓其法為有兵亂是又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王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勑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歷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

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辨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若其譎誄傾險辯慧深刻也譎誄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于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

上不聽

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

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鮑

宜復上書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于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况于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奸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

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大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讎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示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毣毣之思

退入三泉死亡所恨